桐江集

桐江集目録

卷八

桐江集卷八

元　方　回　撰

到任謁先聖文

封建廢而郡縣弱井田隔而兵農分此後世所以失馭而難治也夫子知其然著定六經垂示萬世使後有王者由是以復周之制又豈有六朝五代之弊蓋周制泯而秦法遂行至于今學者徒知誦夫子之書而已謭焉小子承乏桐瀨因夫子之書以求夫子之意其猶足以爲治曰節愛時曰信兵食祇佩聖言尚其無斁

謁嚴子陵九賢文

生于其鄉祀于其鄉道德名節學問文章天下宗之而
豈徒一鄉之烝嘗者歟羊裘之風山高水長餘諸公亦
足以永侑而同芳也俯伏拜像徘徊登堂靡覗于顏庶
幾惟良

謁賢守宋廣平六公文 宋廣平璟 田諫議 范文正希文 胡致堂 趙清獻抃 潘子賤

漢唐四三百年循吏各五六人何才之難歟桐江為郡
以來賢太守之祀于茲者六公而已何才之難歟彼循
吏傳專以一郡然六公皆眞宰相才也豈但開元宋公
又豈但一郡循吏歟厥今天下安得若人坐公之堂心

目銜紳

謁南軒東萊先生文

維宣宅牧維成典校以習以摩斯文是詒染于邦氓儒風彌卲有特其祠厥象斯肖壇杏尊孔郊棠思卲鑾聳雲仰瀨揺月眺如見若人對坐幽嘯蘽奏寬征遺老能道豈其孤童不謀是儆

謁諸神廟文

神食兹土守治其人神助匪求求無愧神無愧之道公明廉勤及物匪難在律厥身矧兹嚴瀨疇瘠閭貧曷遏而饕曷甦而呻佩弦報虐執玉撫氓方寸罔格曷祈兮

旻惟神有知鑒此譾諄辦香告至矣心其陳

祭曹朝奉文 號敬齋 濟甫涇之父

嗚呼磻溪之老一出與周商山之老一出安劉然于功名之際未能全善盡美而無尤故以臣伐君見機於孫竹之二子而以子制父或以議夫留侯是故進取不如退修與其安車蒲輪名而言不用寧永佩遂初之賦枕石而漱流惟靈有才甚高有學甚奧于國可斷于王可謀謂科第九世在其子矣復場屋其焉求身立四朝田野昇平而閑暇年登九袠歲時康健以優游視太公而過之與四皓乎為儔彼當世之士勢欲薰天而聲名掃

地曾未若此之無愧而心休如龎德公不入城府如陸
天隨薄有田疇丁奇運于晩節懷杞國之深憂非不水
旱疾疫而室無疾癘非不兵革盜賊而里無戈矛當箕
麥卭爪之代謝終于釣水茹山而不出焉知儲傳之與
營卯是以聞公之令終也士相顧喪其領袖隣黨以為
失其庇休亦庶備洪範之福可以無憾矣特所嘆者前
輩遺老典型殆盡後生晩進風俗益媮某桑梓相望餘
三十里萍逢不肖幾五十秋與公諸郎交相綢繆獨未
獲識公之面則亦不無其由歷變故之阻絶則行役之
滯留休官林下可以進拜柰之輿而鈌騶忽訃告之畈

聽彌欝欝而窮愁以粹容尚有畫像之可觀遺事猶有野史之可脩乃扣公之几筵一酬而又求公行實一覯將措辭以相挽夫之一謳也英䰟不昧澗藻其羞嗚呼尚饗

祭工部程侍郎文元岳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為人猶可得而言是嘗處山林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縉紳之風者乎有衡玠之丰神而不為西晉之清曠者乎有黃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崖異者乎孝弟兩至而內行無遺憾者乎忠恕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嗚呼風俗之

下久矣落落者不可與圖合嶢嶢者不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之弊亦氣質之偏有以名之蓋士方奮然欲為所為稜角聳擀光芒發露未形論諫已聞彊直之聲未試經綸已見激昂之意于是不羈之誇難御之疑推不去矣然或有鑒其為此折而從彼者則未免梏于物欲之蔽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頽大則依阿附和利其同已者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不勝其衆則士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與其蔽也寧偏雖然又孰若偏與蔽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雲盎然春生大圭拱璧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

樂于汲引而下之人所以不至于傍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為學省官蹈虎尾拔鯨牙去宰相所不能去之巨璫諫行身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于柔者景咸之間騫翔言路霆轟電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魑縮舌破膽興貴矣未嘗有絲毫繆戀名位意從途未幾丐郡奉親回嘗謂公其稟也粹故人不能以所忌者病已其學也醇故人不能以所喜者誘已不偏于氣質而又不蔽于物欲斯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將為泰之九二包天下之荒而回也亦不遐遺蓋謂命不可測乃變而為離之九三鼓缶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阨公則已矣近乃有

一種卑汚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之鄉黨而不敢以直詞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穽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義胆施之君父頤指氣使足高志揚可以誑其妻妾子弟而色厲内荏外强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耶回賦資甚戇蒙賞特深説項之言猶存依劉之念未已閶門跧伏閑撤几筵窮極在陳空言寓奠惟公神爽鑒此血忱

哭兄百三貢元文 崟字崇德

嗚呼予嘗有言富貴而早死不如貧賤而壽命長然富貴與壽命三不可一得如此者雖行路無聞之人且為

之盡傷而況于手足之愛有學有文有行有義曰既親而又良則烏得不聞訃驚呼以至于號慟欲絕既甦復咽言及而涕滂者哉昔先君謫沒于東廣予不肖孤三歲而還鄉先君居長而有四弟莫不儀觀偉異而昂藏兄寔為季叔父之子長予九歲嶢然于鴻雁之行兄既冠而予尚髫予知讀書未能下筆也而兄已有聲于名場古槐秋日室屋修廊從直學叔父以為師同幾年之學堂或時擲梨栗以嘲笑或縱談史傳古今而慨慷諸生多倦墮以罹于罰獨兄與予爭勤誦以琅琅予既長而有知困倦奔走乎四方兄不忍膝下之一日離謹奉

清溫於侍傍後母抱心疾主家者父之愛姬而兄皆無間言之毫芒歲實祐之乙卯薦秋鶚以橫翔是將嗣先君之衣鉢叔父固以為喜而舉族之氣皆揚揚既退飛於蘭省胡又屢造橋門而望洋乎幸露壬戌之末第仕不競而多殃為臺椽于九容兄纍然執叔父之喪予既無以為一粟助而兄之生理不植而愈狀逮予再以學官罷歸兄且以虀攸焚屋而緒墻兩窮相值空囊絕粮兄割驚股刮龜毛復數椽之廬予起家佐幕于建康時以書來成東盈箱曰所患者頭風痛楚甚於瘡瘍蓋吾州窮山之陬小市之聚醫工甚拙藥物不臧兄以此為

患苦而予則謂頭風之為病也非不可為之膏肓奇丹附與烏雄且時時道所得之秘方意以為必平復有日矣乃聞苓术愈有加而飲啖愈不進精神愈不張予百窘無以為計每一得報必浩歎而徊徨入脩門而問鈞春尚淺而雨霜蓋近日猶得蠅頭之細書謂天且向暖宜少敎濁陰而扶明陽何孟夏之一日竟奄忽以云亡嗚呼一妹未嫁無復奩粧一弟欲冠筆墨廢荒長子十歲少子四歲皆未成立煢煢孤孀兄之在地下也寧知其愁魂之無聊而此念之難忘也嗚呼仰事俯育極一生之劬勞而無卒歲可仰之耕桑上下數千年胷中歷

歷口稱指畫纚纚可聽而名位不過一鄉貢之郎予先君止於五十六而兄今亦止於五十六豈其果有數耶抑大塊噫氣飄風吹花皆偶然而莫詳嗚呼欲富不可得欲貴不可得欲壽命長人不可得舉世之人而貧賤短折者至多則予疑夫造物於人何必使之生生死死而徒為是擾擾攘攘雖然世固有極富極貴而壽命長者矣不啻車載而斗量彼以其受天之氣至厚而此之所受者薄也柰之何哉予欲問天天兮蒼蒼

祭亡男雷孫文

維至元十三年歲次丙子正月丁卯朔十七日癸未父

建德府知府方回謹率家人汝姊汝兄同汝妳妳先以十五日辛巳瘞汝于烏龍寺東之丑山未向今已清酌菓饌祭汝男雷孫官人于墓次　汝之初生春聲起蟄名汝曰雷謂必驚世生之四月同往金陵伊軋笥輿已能攀望幕府兩年早入暮出嬉戲書几見必索筆壬申癸酉霅行入京吳江覆舟久滯關外兄弟瘡疹汝病過可暑溪西沂予以匆歸見汝聰了忘我患難一椽落成能言能行花邊竹外日攜以提前年十月出貳霅郡荒園觀梅從我登城我所語動汝能做學去春祇台遣汝歸里所至兵起再來行都秋孟上瀨乃至嚴陵每聞驚

遽舉家戲頫見今年春可謂大幸汝疾不起抑又大怪
元正之旦予拜家廟同汝二兄不俟爾興此一欠也屠
蘇之飲汝當先杯我以體倦付之家人此二欠也喉痛
三日痰嗽不利不早命醫致此奄忽此三欠之大也凡
此三欠汝父之罪履端受歲長幼團欒豈料旬餘汝已
棺殮方頤廣額論相無憑健啖致疾早慧返殀天不可
問事有難測豈其喪亂逋亡之際安知先死者之不為
福耶嗚呼哀哉尚饗

先祖事狀

自紫陽沿歙溪舟行四十五里曰深渡又二十里曰小

溝口水出休寧山中合于歙溪入錢唐江歙之方氏皆
東漢賢良洛陽令贈太常方公儲之後回先高祖以上
家于斯世為歙州歙縣人後更名徽州先高祖七府君
諱之宗州學學諭妣吴氏先曾祖六府君諱敏妣朱氏
先祖三府君諱安仁字伯壽特授承務郎致仕妣吴氏
封孺人高祖塟小溝口以上皆塟小溝之源中南渡前
水東有重屋十三間故居也宣和庚子以睦寇燬遷居
水西在今高祖墓前高祖曾祖皆游學汴京先祖嘗髙
孝之間奉曾祖遷居州城甘泉坊西卜室北向前後各
為重屋三而為土庫東南敞效隱者韓伯休市藥物自

給始塋曾祖妣城東問政山興道原先祖娶年三十先
祖妣年二十合古禮生五男子三女子五男先君四府
君諱琢字元章以太學上舍登嘉定七年甲戌第仕至
承直郎廣西經幹權融州通判次七府君諱珌字元善
劬躬約用公篤如先祖次八府君諱瑑字元珪屢亞鄉
選博學工詩文州學直學次九府君諱琛字元獻文雅
藴藉喜賓客嘉定九年丙子鄉貢進士次十府君諱玠
字元純三女大先姑嫁吴顗二先姑嫁江容有甥應元
鄉貢進士三先姑嫁劉伯証皆士人先祖為人剛毅直
諒治家教子嚴待親友黨樂易藥不二價不過取羸人

以其誠其求必詣回嘗見先祖遺墨歲計會子本出入數雖日益增饒而輟以為睦婣任卹費亦不靳以故宇不加闢婚嫁外田不盈頃郡人至今言長者必歸之初郡吏睦冦徙治溪地曰新州久乃復舊膴仕髙貲多落遠郊外邑尚書羅公汝楫紹興中始居城東北子鄂州頤孫似臣俱擢第而章元崇與先君繼之猶是先祖及妣以大禮恩疏封先君所與交皆天下名士而元圭元獻二叔父又皆以舉進士有聲顯人望士日輳門歲時之會男婦女壻十六人奉觴為壽先祖色莊儀肅先祖妣慈顏盎如中表健羨然自先君嗜書業文取解入學

升舍策名衆為喜先祖輙大不懌得無謂治平以來不
善事判舒章蔡不黨檜不媚侂不阿遂者不貴貴即為
百世憸人賢者决不願附憸人守正爭是非即必擿從
黜謫與其仕而知名不若隱而無名之為愈耶或請先
祖身既為通籍官宜筍與者先祖不改其度千秋錫宴
即輟兵衛哄導甫還即有所過從徒步如故守貳或名
私宴辭弗往年踰八十愈清健未常一日有疾不服餌
亦不好佛老庭闈燕處相敬如賓回不逮事先祖先祖
妣而得之長上所言如此二繪像舊藏元善叔父家云
極肖似夢寐間如存也先祖以紹興十四年甲子九月

初九日生以寶慶三年丁亥正月十六日卒年八十四先祖妣後十年甲戌正月二十五日生以先祖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合葬于問政山曾祖墓之山陽先祖卒之年五月十一日回始生於封州回生三歲為紹定二年已丑十一月十二日先君卒于封州又明年回始護歸回年三十六歲為景定三年壬戌竊進士第又十三年為德祐元年乙亥以太常寺簿兼莊文府教授補外為朝奉郎知建德府軍府事兼節制往來駐戍軍馬尋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兼都督府叅議官郡事之暇追思家世譜牒散亡先祖墓銘累本諸

叔父家皆屢厄于火今或不存故書此大槩以遺後人
而先祖五男子之子孫別繪為圖焉

先君事狀

先君諱琢字元章徽州歙縣人曾祖考七府君諱之宗
妣吳氏祖考六府君諱欽妣朱氏考三府君諱安仁授
承務郎致事妣吳氏封孺人淳熙元年甲午十一月十
六日生慶元元年乙卯鄉貢進士嘉泰二年壬戌試江
東漕補入太學嘉定七年甲戌以中等上舍殿試袁甫
榜中第五甲第一人升第四甲授楚州州學教授改蓬
州辟四川總領所措置糴買兼準備差遣嘉定十二年

已卯以紅巾之變出峽明年坐蜀事爲言者論列尋授吉陽軍軍學教授入廣辟貽州龍平縣令改辟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嘗權通判融州官自廸功郎至承直郎舉員及格經畧司檄委買馬于邕州横山嘉定十七年甲申廣西提刑錢宏祖挾私憾誣劾對獄踰年寶慶元年乙酉坐謫封州紹定二年已丑十一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

歙縣水南六十五里孝女鄉小溝口之原先君之曾祖考妣墓及故居在焉紹熙初族人之才者私以售之凌氏暮夜盜葬三府君訟州縣屢扼于吏先君年甫冠兩

詣饒州訟于江東提刑司得直乃以其業委先君從弟
五府君諱政居守五府君足跛因是治生稍裕後以其
子仲通偕先八叔父遷君柩至自封州諸弟以是業之
後先君力也遂葬先君于小溝口
徽州南渡後鄉貢額一十二人而詩經不與先君赴尚
書禮部陳請慶元元年乙卯符下江東轉運司牒州取
詩經一名是歲先君遂中解選徽州鄉貢取詩經自此
始是後吕左史公午丞相程公元鳳運管陳公慶勉壽
昌令朱公渙皆以詩經鄉舉嘉定九年丙子先九叔父
琛預貢至寳祐三年再見乙卯而先十叔父玠子之崇

後中是選蓋先君早有聞于四明舒公璘實爲吾州詩
舉之祖云
先君入太學外舍未有校定嘉泰四年甲子公試經魁
入等當年私試中三分明年開禧乙丑改元追升内舍
坐齋守季爲行試文中程爲藝外舍嘗守三季中三分
爲有校定由是而公試入第二等曰正升先四等後三
等曰進升如先君曰追升此外校法也鄭清之當國其
姪僅有私試一分窓囑學官私取不從乃降旨以一分
爲有校定而外校之法濫矣嘉定二年已巳先君舍試
中平等是年内舍額增至一百三十人内校十三人自

此始先君兼有私試一分成內舍平校嘉定四年辛未以鄉舉該免同左史呂公午到省惟呂公奏名是秋先君舍試入優等以一平一優升中等上舍凡升上舍上等取旨推恩俗謂釋褐狀元或即除國子録或視第三人受幕職中等免省下等免解凡該免解者亦與免省然必升上舍一年始奏名先君待年為前廊國録嘉定七年始赴殿試此內校法也賈似道當國采譽釣恩首私放兩優三人中等上舍不待年不到殿並與釋褐下等上舍不待年不到省即到殿甚者泛引恩數亦與釋褐而內校之法尤不勝其濫云

先君初授楚州教前知嶶州王公鈆時為四川總領拉

先君入蜀因改授遂州教自入太學聲名已盛至為前

廊學者甚衆上饒應公彌正時亦從永嘉章公挺之學

春秋後添倅吾州為回詳言先君徒及所以厚遇之意

感嘆不已在遂利州蜀士執經皆喜得師臺閫爭剡薦

利路帥曹公彥約尤深相知所刊朱文公師友問答委

先君訂正今行于世

先君之在四川總幕以公直稱嘉定十一年戊寅七月

總領太府卿王公鈆名以知興元府楊公九鼎除太府

少卿代之餉管錢宏祖者與先君不相能明年己卯春

調戍卒之關外舊比人給絹一疋錢十八貫三伯文而吏尅其三百衆推卒莫簡張福為變行數十里而還九咼幷金帛迎犒之不止先君偕同幕白九咼取吏尅錢三百者置之獄先君起如厠叛卒入得九咼雷槽中殺之破獄縱囚欲殺尅錢吏吏以先君獄之為㰤嗾叛卒害先君利州士從學者匿先君于其家得免追之時矢貫舟中几先姊為回言如此是時訛傳先君為賊所殺安公丙起為宣撫用將張威平賊刳心肝祭九咼而九咼子亦免求附先君舟出峽先君舟小狹又惧浮言謝不敢同幕㰤之以為怨又以嗾錢宏祖後乃有廣西之

難

先君嘉定十三年庚辰歸自蜀始營屋上北市先七叔父主治役作回見舊椽器皆書曰庚辰方宅者此也先君四弟七叔父曰珌字元善八叔父曰瑑字元圭九叔父曰琛字元獻十叔父曰玠字元純三已分室外居惟九叔父侍先祖于舊宅先君于先祖田宅無所取平生銖積至此僅有田三十畝先嫡妣孺人俞氏生先姊百一小娘明年辛巳秋以蜀倅嫁先姊百一小娘得壻曰江濟之户部侍郎絡帥綱之姪知漢軍鎮之子也親迎留館而冬入廣七叔母周氏嘗與回言先君好施見貧

之者多解衣與之先嫡母劬而儉置家具什物絲粟愛護先君或以與人不吝濟之號且齋受侍郎奏補恩仕至改官知江州德化縣亦為回言先君名震一時而胄次愜踈以故與時多忤　先君之入廣經畧胡公槻實招之提刑錢宏祖初同在四川總幕嘗戲先君吾異日當舉汝先君亦戲答曰吾豈受汝舉者既而復會靜江亦已各忘前事遂舉先君京剡嘉定十六年癸未冬將赴班帥檄委如邕買馬先君固辭而宏祖力為甘言挽留舊總幕有任子疑詣先君嘗忽視之以書介楊九鼎子潛詣宏祖泣以告謂九鼎死先君獨生乞為修怨當

宏祖挽留所包藏深矣而先君不察其姦橫山二卒盜馬生事先君申經畧司行下處死非先君擅殺也宏祖即悔舉按劾謂先君以二卒淫妾擅殺都司疑其事白廟堂下經畧司體實宏祖懼不實得罪且疑先君終朝有援即又誣為先君實殺七人虛撰死者五人姓名十七年甲申六月寘先君靜江府獄偽為款狀上之朝廷宏祖尋代為經畧又多齎黃白至行在所賄都司言路求必殺先君而後已言路中適有宏祖親家遣以風聞朋助都司坐先君罪追毀除名勒停竄廣東封州于時單騎之官先八叔父走靜江訪死生獄無由通謫命至

先君出獄見八叔父立道傍相視流涕宏祖猶欲殺先
君會一日宏祖妻卒受客弔答拜仆地宏祖亦卒先君
乃免寶慶元年乙酉冬也先君隨身裝囊非有朝肯拘
籍宏祖擅沒入之當是時有董其姓者迎宏祖意醞釀
逞私尋爲叛兵刃烹王楮者造端故人亦年未四十暴
卒于邕鶴山魏文靖公了翁爲欝林州僉書判官陶君
黨墓誌銘畧曰君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有被帥
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邉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
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
大怒察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為改田令孜先君嘉

定七年甲戌進士題名小録董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
第四甲進士出身其為邕之溪峒司機宜嘗三攝州鶴
山所謂主互市者即先君也使者謂錢宏祖也其謂殺
人邉郵傳鬨失實先君之寃明矣殺人非擅而傳之者
與鬨之者皆失其實可知也宏祖為一路刑獄使者誣
帥司幹官以擅殺人之罪外以公移命南仲究詰而内
以私書請屬即宏祖之欺天罔人悖虐不道又可知也
南仲持不可報曰不實宏祖大怒南仲終不為改則首
尾一節仲先君之寃鬨宏祖之妄南仲可謂勁正君子
宏祖可謂兇黠小人矣鶴山文集行世若揭日月孰謂

先君之冤天下後世不知之乎南仲初筮潯州理掾去邕改辟昭州教丁母憂復辟欝林元幕紹定二年十二月除夕卒年七十二寶慶經筵陶宗山其宗也
先君初入蜀先嫡妣先姊從行及入廣不挈家封州之謫隻影就道先姊從夫如郢州主長壽縣簿先嫡妣家居與一妾俱先君夙與鄉人績溪戴適之厚善適之諱泳多男嘉定十四年辛巳六月十一日又生男先君時未有子許以為先君嗣十六年癸未蔣仲珍榜適之登第主旌德縣簿其冬如宿約以子歸于先嫡妣先君遥謂令名曰元老是為先兄行第百五先君在封州得所

生妣胡氏孺人肇慶府人以寶慶三年五月十一日巳時生回于謫所行第百八嗚呼先兄祝于嫡母之手不識先君回為先君親子不識嫡母一時家門患難如此尚忍書諸筆哉生回之年正月先祖三府君致政承務卒十二月先祖妣吴氏孺人卒訃至先君慟哭嘔血明年紹定改元戊子二月初五日先嫡妣俞氏孺人卒先君自是聞耗而病循至大故回時未免乳已生兩歲有半懵未有知先君歛而目不瞑回既長聞先所生妣語前事及讀先君所書囑付遺墨未嘗不痛滴血淚也先君在封州貧甚一再自營茅屋日惟蔬飯市無藥肆

呻吟烟瘴者五年嫡妣賈鸞口幣遣价往返動數千里
無濟于窘家愈益落賴同年進士方公雷震字聲甫興
化軍人時為封州僉書判官兩攝州事與先君篤叙宗
年之好宗學上舍趙公希夔字龍友為州學教授始亦
月餽先君楮幣二緡後不能繼回之在孕先君指腹與
聲甫約女也以為聲甫子男也或謫死不歸望聲甫致
母子二人于鄉及先君卒聲甫過滿當浴櫬如五羊特
為先君留數月治葬如先君治命差排軍王政及家僕
胡三送先所生妣同回以紹定三年庚寅四月二十九
日達于徽州今聲甫所與先九叔父書猶在回謹藏之

而聲甫官轍所到回未詳知龍友之子與墍字茨翁登
淳祐十年庚戌第咸淳初為江東倉幹回適亦從辟入
幕同寅三年嘗于賤生之日贈詩更酬追舊傷感云
先所生妣同回初歸育于先九叔父之家九叔母李氏
之兄景芳世名醫善治傷寒回歸之明年辛卯景芳就
太醫局試如行都而九叔父忽感是疾他拙醫不能理
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不起僅得年四十三先是七叔父
已育元老于其家遂合回母子為一及雇僕一人以先
君三十畝遺田之租節縮歲入膳回一門四口以至成
長而先八叔父教回讀書績文以至偶竊名第嗚呼先

君不幸遭大誣中奇禍歿身嶺表而其心事無瑕天或者猶矜之故得友官手足不負所托扶豎其不肖孤有程嬰杵臼之風焉回書此不勝哽咽先君謫非其罪鄉先達內翰程公珌及紹興帥汪公綱以其冤誦言于衆錢宏祖既暴死士大夫多不直之丁亥初郊以濟邸事坐謫者丞相史彌遠深所惡憤以故赦無敘放量移止卜許死者歸葬方公聲甫以紹興三年庚寅正月初九日塟先君封州報恩寺法堂之右而初六日夜市失火焚百餘家先君之屋爇焉聲甫又急命吏卒救護先君柩以訖襄事後端平初陳乞歸塟尚書省始下先八叔

父以端平三年丙申九月如封州先七叔父盡以先君遺物易新楮幣得四百緡充貲費其年十二月歲除日改塟今地先嫡妣已塟問政山先祖墓朝山之塢先所生妣以淳祐元年辛丑奪志六年丙午九月初七日卒葬水西寧康寺前回少頑愚卜先君之改葬先妣來會不能細問先君出處行事之詳先所生妣奪志不能爭其事於七叔父七叔母之前往往敬奉尊長過於畏懼至今思之頓足搏頰此生悲恨豈有涯哉

先君時文古文俱精尤精詩律太學義論策學者習傳先八叔父嘗取所為東漢黨錮及隱逸四皓等策為回

講解取諸史傳先令檢勘出處講後令回覆衍其詳回于是文思湧進又嘗舉先君所賦句并取漁隱叢話及古人佳作令回叅考互証回于是心嗜為詩通判興國軍方公烈字元美與先君通譜從制帥俞公玠入蜀其子文龍為回言嘗見先君巴州學碑立榛莽間文甚古典先姊夫汪且齋上饒應公彌正並嘗為回言先君詩筆健峭先君蜀中詩文有青冊三大編三十年前不知為何人所匿諸叔父之家皆燼于火今遂無一存者尚有手澤一二回平生行以自隨已見之他跋云

先姊之嫁先君之背方磬于是以淳祐元年辛丑從夫

為池州石埭縣令卒其生也慶元三年丁巳年四十五
有子曰汪舜卿先兄百五府君雖先君祝之而未識也
遺墨書元老小名不一囑先七叔父撫養勿聽舅俞氏
與事杲有導之為無義語者七叔父甚惡之猶以先君
舊藏纖珥為娶姚氏而八叔父教之亦能文以秋崖方
公之同宗而髙科也十叔父之子名曰宝元老自名曰
岧七叔父之子亦名曰椿姚氏生一女先卒回塵忝之
年先兄以貧病客死隣人章氏家年四十二女已過房
楊氏嫁王氏
先君遺體惟田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巳丑二年書家

事後事以托諸弟者盈四册惟恐田之不能歸也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又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得歸賴先七叔父養回以至于長先八叔父教回以至于成回不專為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真西山讀書記入學典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自張宛邱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見知于左史呂公午年二十四見知于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于端明洪公勳叅政饒公虎臣詩人鄭亦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于郡守府卿魏公克愚郡倅應公彌正郡絆

常博張公汝諧年二十九見知于秋崖方公岳踰三十
觀文趙公與節提舉僉公文剛江閫馬公光祖尚書呂
公師夔制帥呂公文德禮侍劉公震孫相次見知年三
十五中兩浙漕舉登仕郎告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
愚解送年三十六僥倖別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廷
鸞賞其義丞相章公鑑取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
帥趙公日起叅政常公挺為考官寘回首選不遂猶與
第一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舉司準遣國子監書庫
官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辦公事
國子正太學博士沿江制幹再大學博士再沿江制幹

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帥機監華山西
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監察御史丞
相王爚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府節制往來駐戍
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兼都督府叅議官于
是年四十九矣小狀舉主三人運使聶公棠提刑鮮于
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
光祖制帥朱公禩孫禮侍翁公合制帥黃公萬石特薦
舉主一人工侍程公岳為回買宅相知深者宇文公十
朋郡守府卿詩友文人直諒多聞之交滿天下不勝書
雖然回何以得此于一時哉皆先君之餘澤為之也二

三叔父之教養爲之也回早遊江湖不及娶納杭人姚
氏併他妾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心餘三
人庚孫鶴孫雷孫早夭四女禾娘嘲娘餘二人孿生不
舉存心娶林氏史館校閲添差通判建德府士愷之女
生女桐娘禾娘嫁貴池縣丞程桂嗚呼回之所以名寔
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回哥以寓他日還鄉之義長
而不敢更他名左史呂公午先君之友一見謂回貌肖
先君字之曰萬里以其歸自遠嶠而又將期之以遠到
云者然自取科立朝內獨與賈似道不偶四取抨弾譽
之者不勝毀之者之多將求無負竹坡先上之所望以

永慰先君之心于地下亦曰強爲善而已矣回泣血書

先是德祐乙亥治郡退食用陳後山先生事狀體著爲回先君事狀刋寫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初六日奉前朝 太皇太后嗣君詔書以郡歸于口改書至元十三年自此日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璽于臯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姦人不敢閱于內盜賊不敢煽于外以待其定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郁提兵五千賫詔至郡合衆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惟恐有如常州之難議定歸附按三國蜀志霍弋

守絳先羅憲字令則景耀六年蜀併于魏弋時以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成都不守大臨三日請將咸勸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得後主東遷之聞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歸魏憲時以巴東領軍守永安城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聞至乃率所統轄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圍攻六月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歸魏陳壽書謂霍弋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此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爲小郡者

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郡民可也建德府六邑戶十二萬有奇口四十萬許全十二萬戶四十萬口亦可也彼列闠連城先下于臨安未下之先者可罪也此一小壘臨安已下半月而後下焉恕其罪可也而譁士或以不死責回籌帷鉅公分鉞虓帥不責之死于未亡國之先而責一內郡太守於國已亡之後乎殷有三仁亦異乎孔子之論人矣此固不足深辨而披讀前所為先君事狀有續當增書者回之事與霍弋羅憲無異既歸附改授知建德府事兼管內安撫使遥授衢婺招討使明年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四月改授

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十六年己卯入覲秋七月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十七年春庚辰還郡十八年辛巳夏六月初一日代者總管周府尹克敬至解任今謹附書于先君事狀之後因稍修定諸子名數藏之家屈伸出處易有時義付諸後世之公論足矣要之回假守七年無毫髮為利意徽州李世達之變家藏書數萬卷一空他物稱是在郡倒囊竭廩至估賣寓屋猶不足償逋而一子在燕旅食不繼此豈有貪而然哉特是以見先君于地下亦當有辭　至元壬午正月回時年五十六泣血再書

富順汪知監墓誌銘

國家以文武二途作人扶世負意氣士恥搦筆應有司程格許用邊功自奮不必皆山西良家子也近世一二名帥起布衣專閫外談者慕之人皆知其才足以動人而豈知其所以致是者亦天假之哉景定五年夏四川制臣劉雄飛以名過鄂其客有新知富順監汪君深之來訪予見其姓名與吾州紹興貳卿之子姪相類問其自出亦歙忠顯王後徙衢之開化聽其言纚纚可采方面美髯善騎射重然諾恢踈倜儻予意君異日當有築壇之拜也明年咸淳初元君過池陽留數旬去寮君可

為將益審然聞君久弗欲調日遊殿步二帥閒從事鞠飲為樂殆徜徉擇木耳四年予與君姻家襄陽府察推待班張君道洽會逆旅則曰君死矣予大驚因命予誌其葬曾祖越祖應父鳳以君贈武義郎母張氏封宜人君始從江陵都統王遇仙解黃州圍得資六淳祐十一年補進義校尉從張實破興元府西縣張禧解安西堡圍各轉官四陰平任極邊及磨勘轉官三從劉雄飛戰衡州栗岡轉三官又從築安慶府轉官一其後督餉援廣絕冨順監敵粮復瀘州共得官九合轉至武功大夫已告授武節郎餘未下初入蜀辟隆慶府劍門縣尉兼

主簿不赴次辟本府陰縣尉普成縣令成都府兵馬副
都監會制臣李曾伯名入廣改辟東南第十二正將再
入蜀仍辟前成都府兵監尋又辟知冨順監將報可劉
雄飛名君亦出入路法奏剡上理權為正以故人皆稱
為知監君嘗攝三縣修仁柳城巴皆有聲嘗攝計議官
三所至得幕府譽君性孝友二兄皆因君從戎有版授
娶某氏子男一人早夭立孫曰雙老女一尚幼生紹定
元年十月初十日卒咸淳三年二月十九日也以某年
某月日葬於某地嘻漢妄校尉盡封侯宋好官闕每憶
羊元保才匪不逮而天下以此假之飛將軍空百戰劉

孝所嘆豈特一管公明而已哉君走淮湖蜀半天下垂得乘障萬里途在前車折馬仆年止四十矛所謂可謂將者豈其無知人之鑒也予才君而君之命弗加于才其柰何　銘曰燕其頷猿其臂竟于斯吁可喝

兩請浙漕貢士舒君墓誌銘

新安郡之黟邑有善人焉曰舒君諱撝字謙叔以景定四年癸亥卒又十二年乙亥十一月克葬其子登仕郎叔元謂同郡方某故姊嫁黟樞密汪公勃之曾孫知德化縣濟之而叔元汪出也馳書至桐江再乞銘按狀舒氏廬江著姓自五季遷黟曰雄舉南唐進士第一曰賔

王著作郎湖學髙第掇科歴仕世不絶君曾祖晞益祖
銑紹興初却寇全鄉邑有功父汝器慶元四年戊午鄉
貢進士近世名卿梅津尹公煥少與君及君兄擢為布
衣交文聲震嘉定中九年丙子兄弟並以勇爵薦名浙
漕十二年己卯又並薦君兄與尹公相繼登第君獨不
偶兄尋仕為池州青陽縣尉早世君遂絶舉子業專為
鄉里賙恤善事内翰洺水程公秘家居時與君講學𥡴
齋袁公甫持庾節嘗檄君任荒政至史實之為守行鄉
飲酒禮即君堅卧不出食饑絮寒藥病亟賙施無倦一
日遷居有拜于門者以緡錢千獻葢前十年貸以遠賈

者君曰吾忘之矣謝遣之所為類如是內精釋典其卒
歲除前一夕語叔元曰起滅常理無事可言年七十有
三其生紹熈二年辛亥也君先娶黃氏再汪氏男一人
即叔元女一人淑慧適登仕郎程仝祖孫男二人宣卿
修職郎新寶應軍寶應縣主簿宜卿舉進士孫女一人
德卿嗚呼君雖不第鄉里稱為善人彼幸而達者天下
後世以不善人稱之與其為彼孰如為君　銘曰廬東
山冢北源善綿綿亡猶存瘠已爵腴後昆宣耶宜耶其
叔元耶

江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後世所以多爭端者以古制之廢也抑非惟古制之廢也古學不講而爭心熾一人焉開其爭之端又一人焉心不平而應之是雖有一是必有一非而兩爭之心交相激至于俱傷兩敗則常自乎操必勝之心始古之田官賦而井授八家各以其力善公穀而食其私田之入無爭也漢儒集禮為記乃有所謂獻粟獻田宅執右契操書致之文此貿易立劵之漸也後之齊民得自鬻其土而有其土必謹司其所鬻之劵土不朽之物而劵之為物非不朽者也姦人者時其亡也而訟之此之謂古制廢而爭端多自予守古睦郡適有兵事遂安之宋氏

凡田券火焉有訟之者曰吾田未嘗鬻而宋氏強據之宋氏子曰夢祥對于庭則曰先人之業是也久矣以若干緡得若干畝私佃公輸已若干年而券厄于火惟有司所以命因為下之邑致佃種户問之咸曰我輩歲入租宋氏耳會宋氏亦有昔日官印自實産簿券雖亡而簿可驗訟者辭屈伏罪然夢祥非有意于勝其人也頼有司是是非非為直之既而予解郡始得宋人家學之詳夢祥之先人主簿君諱大發字口口自其遠祖以宣德郎知遂安縣由鄱陽徙家邑境遷巖源又遷桂塢五世祖去非嘗領鄉舉與東萊先生相友善世傳麗澤舊

聞君守其說所學尊以犯而不校為禔身取友臨事待物之方和易寛博務為長厚事山泉陳公蒙守三衢器其能奏授進武校尉權江山縣主簿漕江東又拉以禆僉幕忽不樂棄去歸老山中陶然自適衛叔寶所謂情恕理遣者非惟以自勵且以訓敕其子若孫鄉黨宗族稱焉歲在甲戌十月七日以疾卒年若干娶某氏男子子一人即夢祥田訟得直未始敢忮詞憤色從容和緩取聽有司實君之不校之風為之也女子子一人歸邑士姜某男子孫三人德埠國珍城孫女子孫一人君之曾祖鳴鳳平鄉䆠補承信郎為浙西帥屬祖應待補太

學生父某某葬也卒之六年某日在某鄉某源之桂峯緈碑未刻以前進士俞貢狀求予銘　銘曰符傳刻競閼縈乎我心養其源有鬼神司之不然其無天兹之一念之善也全而歸貽厥賢

雙澗居士馬君孺人姚氏墓誌銘

世治也而仕乎治不吾與謀世亂也而隱乎亂不吾前知是故世不問治亂人品不問高下仕也者拙之趨隱也者賢之歸古事遠矣近可言歟趙書記佐命于陳橋我則眠華山之雲寇巴東成功于澶淵我則闢陜郊之草汾陰已西祀泰岳已東封矣我方且吟汝水之蓑衣

文平貝冨使燕韓范戰西夏而錢塘有梅遻之處士洛陽天津有側耳之鵑聲之經世翁是不為無所見也予今茲銘雙澗居士之墓也而遂索言之方其治也有佯狂逃陽瞿者有竹樓未知明年何處者有蟬蛻一榻滄浪亭者及其將亂也世之人豈不知所謂丁未錄者乎一雞廟號周六十年而汴都麋鹿焦眉山草木者一赤壁二白鶴三携子賦颶風安上門繪圖者侶英石深明閣析史者墮摩圖號真鉄漢者八惡弱州而涉其七責和議者十七年禁偽學者十三年諱言綱常者二十七年自為周公者又十六年低首屈節從之乎吻腥腐而

胷汚穢與異論乎流竄死徙傷天地之心然則亦何利于仕耶雙澗居士馬姓也顔自有伏波少游故事下潦上霧支病身跕跕墮鳶處此何等況味他日曾不免薏苡之謗乘下澤騎欵段亦不失為鄉里善人葢光武之世治世也仕猶如此其難也而況下于此者乎夫士之不能不仕為貧也然隱者亦豈必皆患貧哉惟馬氏有自五季之末由毗陵遷於睦之建德者世家溪南和村伯仲季三子季之後六世而户部侍郎大同為名法從仲之子又從𡖖之東陽九世而叅知政事光祖為名執政二從下中外顯仕比比雙澗居士與户部侍郎皆季之

後又五世而居士之父會龍昆弟五人最季弟曰昆龍亦擢寶慶丙戌進士第仕至徽州判官會龍之父諱淵以判官恩封承務郎淵之父諱端臣居士諱治鳳字祥甫獨不顧仕一再亞場屋選即捐去舉子業治生産其晚節嘗自謂吾家户侍雖至名法從然以氣烈敢撐觸稱乾淳間或致深嫉獨賴阜陵能曲全之耳忝預尹京制閫號劇劇老手而近世議論不公譽裕翁者未必能勝毁者之衆則吾之不仕未為失而二老宗公之仕殆亦未為得也蓋其説之髙遠如此予假守今七年訪諸郡人皆謂居士力田肥家不嫉於人儉之積也梁溪榮

社不衰於人義之崇也有所貸予不劵于人信之孚也
有所譏責不仇于人忠之盡也自先事之知愛物之仁
以至于中節之謂和六德也自事親之孝從兄之友以
至于賑貧之謂恤六行也是足以應乎上之賓興而後
世之賓興止於糊名校文之藝則下之人責未有不盡
而上之人之責未始盡也居士之所以隱也居士婦孺
人先始之女姚氏言不出閫而鄉之耆艾謂居士於比
閭族黨相保相愛相葬相救之道無所使而自以其身
行之蓋內助之力也此德耀之所以有相於五噫也居
士以嘉定七年甲戌四月二十三日生而婦以明年乙

亥四月八日生居士以咸淳四年戊辰十月二十九日卒而婦以明年乙巳十月十三日卒生死先後俱一年而同月俱享年五十五數豈其偶然也哉居士卒之六年歲在癸酉十月己酉朔合二柩葬于宋峯之東岡去其家孝弟里半里而近子男三人長友孫先居士七年卒次之良之勝孫男八人維桂維松維椿維樫維梓維楠維檜米老孫女一人未行曾孫男一人寶孫曾孫女一人尚幼之良嘗佐予節幕官前承節郎上吏部換授未報以予之既解郡無嫌也以狀來為其考妣銘

銘曰居士之居雙澗合焉是為隱君子偕老之阡其人

不可得而見矣猶幸潤之淵然是溉是灌以豈乃粢盛
之田後之人其綿延

場圃處士吴公墓誌銘

孔門曾氏自蔵鏗瑟言志與三子異既參生元元生西猶
羞比管仲吾鄉友堂先生吴氏從朱文公遊世傳其學
高風似之元祐中大梁王立之以詩鳴其父才元舍人
高貲園墅甲一時能致蘇黄及晁張諸文人陳無已晚
為賦頗有亭者立之遂為江西宗派之一友堂之孫曰
處士場圃公公之子曰古梅郡博士見與名勝又似之
回生後公十八年長博士六年而獲與博士為詩友回

幸解郡休官将從是家賢父子搜玉色舊香之句以想
像沂雩之詠音而前進士紫陽山長曹涇馳介以狀来
且博士有泣血書與之俱則公已厭世而仙矣顧晚後
何敢銘長者然平生讀文公書見集中字稱友堂為吳
叔夏如勝德粹德章程允夫必取其後納交而癖習耽
吟與博士好亦不啻如無已之於立之是銘也其庸辭
回按狀公諱豫字正甫宋嘉定二年己巳二月二十有
二日雷乃發聲而生公祖友堂喜以坤下震上之卦名
公之先仕姑蘇十世祖從歙州歙縣於今為徽州其季
徙宣城者為履齋丞相潛家六世祖曰用清以財雄五

世祖曰福產益殖門益大曰元禮為公高祖曰作德為
公曾祖業儒有聲是生友堂友堂之從兄曰發曰映登淳
熈二年十一年進士第皆福之子元珍元珪孫也友堂之
從子曰佐王曰德成曰景仁接踵儒科凡五人俱仕州
縣學施有政而友堂諱昶獨終身守其師文公之說意
薄進取文公歸婺源率先執經至禁偽黨徒步走寒泉
精舍不慴存齋鄂州涓菴郢州二羅公願頵內翰野處
洪公邁尚書文簡程公大昌為文字交嘗銘竹夫人謂
毋徇其名乃邪爾思鄂州擊節文簡著雍録禹貢圖演
蕃露等十餘書多賴折衷晚以所輯書說史評等書授

其子儀郎公之考也公曾祖妣黃氏祖妣胡氏而先太夫人亦胡氏如曹大家通貫經史甫冠失怙毆血彌年世父學行先生錡入上庠為前序文行高古奉母命就正焉及母喪號慕骨立歲時薦享家廟神主祭器制度如古禮一守學行規訓逮白首言及二親猶必泣下當壯歲別業失泉數鉅萬久乃知為里中子闞亡移舟左右欲執以詣有司公恐敗其名竟絕口不復道或以為柔可极即挾勢敲肆蹦籍公徐起迎其鋒挫之不少屈東阡西陌故人出服休采傳經訂律治賦行軍疑丞岳牧徃而有以世路之未夷也形役其心𡱈高于首危刑

辟之陷穽泃䜛謗之風濤亦豈少哉公曰如以古鄉三物賔興者我亦往矣我讀書不求甚解訓詁章句聲病帖括非我所謂學也小得者鉅喪先笑者後號有一人有衆人非心悅不誠服有今世有來世非事久不論定倡義役也敗盟利己者側目惡謠硯也鬼道誣民者折角是是非非於直枉而面折人過也間有經瀆詆讕椎牟悍黠者初亦不便綿時歷歲以觀諸天從降命違降威然後翕然胥化中年子英妙秀發而博士大篇短章儒林丈人行見之色驚意屈吏部方公秋崖岳渺視四海端明後村劉公克莊六十年專詩鉞其賞拔如坡於

唐子西谷于高子勉也公謂肯友堂之堂者其在是子
矣平生于般爾繩墨得游戲三昧取豳七月之詩於禾
稼間築場圃以自老于家倣陶宏景為三層樓以娛賓
客丞相訥齋程公元鳳為書其扁曰與漫汗期為堂曰延
芬儲書萬餘卷圖畫稱是許比閣後彦觀摩麗習於玆
博士又為堂曰躋壽以為將徹間與之地門外日車幾
兩馬幾蹄致足樂也然處常易處非常難商之子孫其
麗不億侯服於周祼將於京知天命者始足語此彼山
頭望廷尉之徒乘隙束縕以灰巨室何人儌賄詭禦暴
公弗聽衆指目主名實負恩反噬者請治公弗忍絜爐

餘之南山之南又遇梁上君子公亦付一笑豈不以曹
武彬下江南且有昇元閣之火而我何以芥蔕為哉辛
場圃猶巋然則苴籬落葺墻壁益穿地種樹作米家書
畫船雖向之籤軸不具而亦無弦之琴矣處所抵城可
半舍官㝢叩門無虛日性飲少輙醉好客不衰兒觴孫
豆梓茂蘭馨善不善異而積則一必至是乃知神人臣
徒未嘗無公與奪也博士起布衣典鄉校踰四年文公
之道友堂之學傍長臨容公聞而歌曰養𤍠之龜芸人
則那我有場圃歲晚如之何博士勇撤皋比日侍膝下
歲辛巳季夏日已巳曾孫生生之日公之年家人以白

大喜名之曰桐老蓋取鄭𪗋小同之義而又以　支干所屬娩以木馬博士亦喜弄孫方治具延湯餅客為公壽而明日疾作踰月以至元十八年七月八日辛丑卒年七十三公娶胡氏張氏汪氏皆先公卒張之大父曰賁太學內舍水南望族弟庭簡前知滁州男三人皆張出長龍翰即博士鉅公老師字之曰式賢後生晚進尊之曰吳古梅次龍光丞相訥齋以其甥劉氏妻之先公二十二年卒年僅二十五次龍翼以後從弟先公二十一年卒年僅二十此二季亦王逢原流輩說者謂使俱老大吳氏三龍博士不得獨頡頏也孫男三人霧㮚有

易學丞相訥齋以其兄之孫妻之次霞蔚尚幼龍翼之嗣曰霞上女一人許適汪祖尹曾孫男一人即桐老嗚呼原人之行可以愚鄉曲而不可與遇一朝之變舉子之文可以覇場屋而不可論百世之遠盜賊兵草數也室廬貲用物也物不能逃乎數之外而公之帝臨天隲者不與物囿於數之内攸好德考終命生而全之全而歸之其無愧於行已如此博士初應里選措置大事之策褎然矣有司抑而亞之深孝悌之根窺性命之奥非以貫青巒也嘘天葩吸月卉轢先秦肩盛唐後子雲必好無疑尚書直院王公應麟大卿校正字文十朋武魁

南雄守程公鳴鳳亟稱之人謂博士天性右司嘉禾守余公安裕嘗過綵戲與公論陰陽動靜機鋒交契即席起再拜稱公伯父蓋淵源有自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無愧於教子又如此博士異時賦公樓居其佳句曰胸次誰當有卯壑從容携酒上樓來回不使非其人顧嘗不携酒而得登公之樓乃今繆執銘筆宜洗心潛思闡繹幽光以垂無窮而闡遠日已迫博士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庚申奉重窆于郡城之南七里實公所自卜也姑識其大者以銘　銘曰李氏八佾昭公乾侯雖孔之憂非孔之羞友堂速肖竹林滄洲韓史之世孰由孰求

泰山之陽大盜曰虎未聞善人為其所脯劫火不灰存我場圃心焉為苗德也其字載詒載熏裕曰典曰墳不詭以獲燕及後昆維友堂有孫率舞于韶人而無耳鍔其文聲柷合敔止維場圃有子此之所有彼無之禮後言詩西河之師此之所無彼有之不才窮奇史撻厥辭梅也實也桐也攴也不蝕不糜傳不在茲

校尉方君墓誌銘

呂成公策甲科之歲嚴陵進士五人朝奉大夫宗正少卿王公恬字伯智其一也予之曾伯祖行淮西運使谿堂方公有開字躬明亦其一也少卿之曾孫璹叩門頓

首言壻於方氏五年矣婦之母許氏年六十一以閏八月初三日卒卜遠徙重有日而婦之父校尉君進守德翁年六十六亦以十月二十五日卒疾革之旦生朝後兩日許氏生朝前五日也今其二子長明勝次龍孫明勝之子長松壽次雷孫哭廬次哀甚不能出不肖生居甥館既毓男盡叶力峻後事念士沾一命臻一善宜皆得名前邦君辱知校尉幸同姓雖無服且方于王有隆興癸未年家之契賴是其或屑賜之文死者不腐敢請予戚嗟久之曰嘻是宜銘曩者郡自為政民又欲衆為政歙衢婺吏禁穀米無泝流尹杭者禁無泝皆法所無

也山之畬農其饑而死乎地擬馮扶素號難治里豪寓
俠訐舌譁喙締巨胥挾奇請守一不從不信宿免符下
矣予始至郡察采公議得校尉君委以雜事市炊朝價
印暮以致千石爲賑隣郡之自爲政者旣不能爲予患
予未曉視學講座無屋上見天星治寺蕪穢宴榭射圃
彌榛棘當是時師且大至盜四起壘栅務日殷予乃於
學建明倫堂於郡齋東建至清堂示鎭靜固守意然不
敢謀及舊比所倚用以翼其私君能爲致修梁偉楹堅
甓博石漬二役成于意其將挾故有干說而始終無一
言問事是非短長竟不對民之欲衆爲政者亦視君而

化焉蓋予未仕而識君既為守益知君之詳城西門之外二里許濆溪而塢山隱居之地也畦蔬泉魚徑花垣竹親樂而安賔游而豫南門之内募善僮保厚其直俾貿化官鹺薄其贏治生之地也日滋月潤聚無滿容好施善貸散無難色君早失怙年餘六十而母宋氏殁白首號慕衆以是知君孝内助賢和貲帛登數百萬腴疇良畝晚頗消耗衆以是知君廉然則君天資終長者其先本歙人東漢賢良洛陽令真應仙翁之後曰文昌偉與宗其三世也建德縣建德鄉雲巖其殯之所也即異日葬所也至元辛巳君與許氏卒之歲其十一月二十

二日合殯之辰也進武校尉前建德府節制司准備差使予爲郡時剡章賞功官也告命上吏部換注未報斯銘也俟葬日續書埋諸幽　銘曰長子孫材有餘可以闢田閭次子孫慧有餘可以勤詩書女得壻文有餘可以復舊裾異日拜墓下有馬有輿車使過而見者曰此爲善之報歟

林東岡用晦墓誌銘

某因三山林君德載敬輿識其族叔父子明用晦東岡先生時則客於分水何氏之塾無錫蕭氏以禮迎之訓其子弟大德六年壬寅夏卒於無錫其生也前壬寅夏

六月享年六十有一曾祖寅隱君子以德裕後祖□從事郎史館校勘父若水承奉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君明經治易善駢儷舊朝咸淳九年癸酉兩浙漕解第三人明年甲戌江塹失險至丙子科舉廢豈造物者預知三翻將遷不必春官奏凱姑以秋闈顯其能文之聲歟嘗代李秀巖心傳作繳孝廟要録啟名震一時賈餘慶為帥檄攝浙西安撫司幹官至元中攝桐廬簿尋為分水教諭二邑士人至今見思初朝旨命翰林詢訪人才馮提學夢龜舉君堪知制誥詩文尚古字畫逼真魏晉所至爭師傚之和易謙厚善與人交不崖異不苟隨

素有足疾辛丑秋感風眩嘔泄服鉄弾圓而愈明年春疾再作醫者為謂藥力淺不如灼艾頂及踵十五六穴灸三百餘壯旬日不起初娶趙氏無子再娶方氏俱餘杭人子男四人魯孫曾孫會孫幼壽安未晬女三人適沈壽孫何芳孫何某俱分水人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柩自無錫歸葬分水以曾孫托孤於敬輿寓姑蘇来請銘者婺源鄉友周君日起嘗與君同寓無錫　銘曰豐其文名不湮嗇其禄澤後人

故柳溪何府君墓誌銘

古睦之分水有隱君子曰柳溪何公諱煥文字伯章其

先廬江望族後散居江浙皆敬容來裔錢氏時順理都將諱必勝始家分水七世孫諱光州直學始家分水之畢浦光生令望令望生崇崇生登仕郎源是為公之父今衡陽教授芝孫則公之子也至是分水畢浦何多為世所稱公歿于元貞元年九月十七日壽七十三明年秋芝孫將以十一月甲申從治命葬公于里之三公塢之原以狀來曰願有述也余嘗閱公家譜自公之曾祖從弟曰南康户應旂與其父玉峰老人存中伯父來青居士宗顯從兄達觀聘君南子此園卜進士梅叟而下狀行名德名士鉅公凡十三人中有丞相杜公範侍郎

陳公振孫老筆在焉予何敢誌公之悲隧乎然予守睦七年熟知公者亦宜之公頴悟沉厚人品甚高才具器局與近世人絶殊年十六見户曹擢戊戌第榮親白庭闈賫粮脯遊太學求師友何公子舉深器之與卒業而歸未幾喪父哀毁骨立既又喪内先廬母子老幼旁無寸助獨以心計營築削不踰年肯父堂雖大歸新豊無毫釐差過者殊不知其為新宅也終制葬虞練祥如禮遂棄舉子業惟以養母為事所居介溪山佳處岡嶺縈紆淵泉停浸古柳環其旁學者因以柳溪先生稱之風人騷客過者輙留主唱賓酬物外自得宣城饒公虎臣

假道歸里愛其人與境彌旬不忍去留詩美之或勉之
仕唯唯尹舊京者聘之三不能致予嘗以安撫司幹官
屈之亦褚其牒而已歲癸酉居母喪幾若無以生者芝
孫從容寬譬公撫之曰吾自喪父喪汝母以來非汝祖
母吾與汝何以致今日今若此吾將何以自釋而使吾
之不哀乎繼自今吾其無意於人世矣汝其力學以無
忘吾言無負吾志以求其足以慰荅而祖母于地下丙
子後為士者無科舉累公獨迎里之名儒魏公新之于
塾課子姪以義理之學暇則吟咏情性又時追記先朝
諸老嘗所從遊者嘉言善行舉以相戒訓相與感嘆以

致不足之意當是時鄉校幾廢曠積四五年宣司從衆
請以公子芝孫學醇行正命專講席自是生徒來歸補
弊與仆歲祠月膳一不糜公廩蓋過庭之教然也學最
上甫陞録郡庠而衡陽之命遄下此亦公疇昔戒之力
學以慰答祖母之遺意芝孫緜是為時聞人而公可拱
手高堂矣時人兩賢之晩退居洛口别業雖以習静省
煩然南北至者莫不盡歡悍卒武夫望公衣冠亦皆屈
膝家事一付之子猶酬酢細務不倦平生隆寒不近爐
微恙不就枕燕居危坐終日未嘗有偏頗慈愛所使對
之必莊甚忤意亦無疾言遽容尤急人患難捐重貲有

不計顧事已了無得色有負之者視遇不異平時乙未
夏疾作至季秋屏謝醫藥謂之孫曰區宇溷一因繼之
間如意者鮮吾踰古希得終牖下夫何憾言訖而卒予
讀公親友祭公之文謂公望足以服衆量足以容衆向
慕無遠邇非造次矯揉而得蓋資禀素高而輔以誠者
歟余嘗評鄧仲華以平世文學掾之才早致台輔比比
皆是嚴子陵歸釣百世一人劉先主欲臥求田舍者於
百尺樓下惟元德可為此言陳登之豪未必優于許汜
後世之士進不能有為于一時退不能自治其一家兩
無所成孰與公勇决肥遯棄彼取此之為愈哉雖然庭

植三槐不必在其身也公娶鄭氏先公三十七年卒繼娶朱氏有賢行男即芝孫衢州路儒學教授治公喪能致毀遵古禮事繼母尤盡孝有子如此公不死矣孫男二人崐孫峒孫皆岐嶷孫女五人俱幼善人之後必昌信然　銘曰葬公三公塢之原有開必先後將有為三公者采汎慈阡嗚呼以伯章父之厚德而有子焉又何遜乎子賡君公之貴且賢

叔父七府君墓誌銘

回之長子存心問曰大人所為先祖事狀書叔父七府君謂劬躬約用公篤如先祖其狀何若噫回年可十三

四府君攜回謁先君墓其初往也喜忘其倦其還也自小溝口岸行上下巨石湍流閒藤蘿茂密霧雨陰翳無他僕回左手帕飯一蒲囊右手執繖府君亦然二十里至深渡先大姑嫁吳氏者寡居而貧薄酒三行欲烹雞急謝去換舟踰梨木嶺盤旋深谷中出至大佛橋十五里倒所賫飯瀹湯餐之既去城猶三十里薄晚至七里亭煮菜餅一盂天且雨回以為徑歸矣乃紆路趍東田泥腐滑可十里入問政山姚家塢相藏穴蓋府君所自擬也天大雨甚回以為此必即歸又穿松升巘蕎鳥道至聶眞人山房旁近視先祖曾祖墓然後下山抵家已

張燈矣回疲困殊極謂可少休既各濯足仍令回同二兄一姪誦宿所授書府君坐守如常時二更初始飲酒一磁撇即臥內旦起治生事惟恐悞持劵贖質者蓋一出已三日用後一日竣三役寧少自苦不欲廢時妨務也其勤如此回之所生母之兄之僕計四口府君食之府君及先七叔母周氏長子潤民長婦黃氏次子梏孫端甫一婢計七口總為十一口早膳芼羹必肉一斤猶記端平易楮令下今日豕肉斤楮二百明日而四百矣府君嘗切慨嘆時事家事之難小節夜三杯回葷皆為菜饌塩飣不治羹大節七杯指弟妹親姍始治羹非生日

他喜慶無十杯也常時則每夕不過一磁撒耳未嘗命
妓用樂俗稍漸澆里中以不義驟腴者動輙數十杯絲
竹謳歌達旦前輩如府君無是也其儉如此為先君主
貲用二十餘年撫養回一門近二十年毫釐出入無爽
間者蔑所容喙人有不善直言面譙平生不輕發言亦無
一言不誠實佃農塚叟隣嫗巷童皆敬信衹畏其公且
篤又如此嘗被盜質肆一空夜闢門去無來跡捕者疑
謂家盜范丞相鍾為郡守與先君學舍有舊力為窮竟
盜得乃自謂攀坊柱升屋發瓦鋸椽板躡廚架而下倒
兩檝檻木屑既下仍補完之故來跡不露驗視果然方

事殷吏誤訊他盜既而有司又欲重坐真盜府君皆丐
寬之又如此其忠厚者也潤民幼病癇娶而不嗣早立
孫端甫為後七叔母疑其弱復立楚乾道五年己丑省
試第一人鑑堂先生太博方公恬之後也府君諱琛字
元善先祖五男府君居次以淳熙七年庚子六月十一
日生淳祐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四潤民
先府君三年卒年三十四行第百二楚行第百七治生
不潤失所析産端甫獨以己分奉祖母及母事葬無闕
七叔母少府君一歲景定五年甲子卒年八十四端甫
之母長潤民二歲至元十六年己卯卒年七十四皆葬

姚家塢楷聘劉氏不成娶至元十三年丙子卒於回之寓屋年五十二葬建德府烏龍寺前之右端甫娶張氏今有子呂孫回薦之尚書呂公師夔為塾客嘗從至廣西静江故生子以呂為名是為府君之曾孫一人然則較府君之德當世士大夫尚鮮其人而天之報之乃爾耶耶

銘曰可刻者德不可繪者識總角䌖䌖曰惟汝有立斯邱之眠斯文之傳石泐谷遷天日不鐫

叔父八府君墓誌銘

先祖五男子叔父八府君居其中諱琭字元珪以淳熙十一年甲辰八月初八日生少先君十歲少豪俠不覊

治小戴禮有聞於范公鍾吳公若賔記問淹貫精詩粹
文有南渡遺風程公珌嘗牒赴漕舉以破題不入今調
校場屋輙抑而亞焉性善恢嘲喜博奕適飲肆即有旁
人小忤意如胡証之衛裴晉公屠販俳倡俠曹黠朋胥
吏與隸莫不望風懾慄俯伏至登鉅卿魁貴之門亦聞
聲倒屣如皇甫規之禮王符也四明張公時亦名郎字
居卿中興詩人雪牕張公良臣之子其姊嫁而生徐公
元杰者名士也從約齋張公鎡之子謫居吾州與府君
同庚最厚善無日不狎飲一語不中必凌駕之使屈乃
已此江山丞楊公思誠字元謹為回言如此又秋崖吏

部方公岳為回言嚴陵葉公子儀為吾州教授名聞困苦學者升講堂點請諸生覆誦通鑑惟方元圭方巨山程伯祥敢與之抗相約每舉及通鑑某事即舉其事及人姓名始見某卷終至某卷以覆問之葉遂語塞府君年長于巨山伯祥名口休寧人巨山秋崖字也府君以是知名亦以是見忌學前序有缺輙躐集他人府君止得為學諭而已然府君意翔天表豈競此醯雞甕者一種齷齪之士或陰遏府君謂肆而不息要其剛志義氣自非鄉原之所能知嘗翩然褰裳汎洞庭涉衡湘闖入桂訪先君死生時則寶慶乙酉年四十二此猶曰血氣

方強又嘗徒步上贛江出梅嶺歷廣府出瘴海至封州
遷先君柩以歸時則端平丙申年五十有三血氣旦衰
矣毅然往返萬里無難色古所謂慷慨義士而世謂之
淺丈夫能之乎府君先娶張氏再娶葉氏而葉氏亦再
行府君就其前夫黄氏之室以居在城之東三里曰上
路有花竹園池山林禽魚之樂生女一人嫁休寧周士
人晚乃立同姓子曰寄孫淳祐四年甲辰十一月以疾
卒年六十一家貧自書冊外一無所有以其月葬於所
居之對山噫府君回叔父也又回師也自五六歲教回
至十七歲先是回之諸兄皆師府君久之或便他師散

去然於時名師豈有出府君右者府君念回可教特留回一人聽朝往暮還教不俱時亦不如世俗為具文課業風日稍佳府君心無事小樓面山臨樹信手展几閒書且誦且說回立而聽聽竟俾回自誦自說或回所說有新意大喜或窒滯澁縮立譙責不少恕必至於融液貫通而後輟異時諸兄或對偶訓詁議論誘不進輒遭訶叱箠撻其去也恐當為此惟回不然府君歿十有七年當景定三年壬戌幸竊名第又十三年德祐元年乙亥幸叨郡守追惟父師之恩愧蔑以報回客江湖閒八叔母葉氏年八十餘弟寄孫年可四十相繼淪謝寄孫行

第百九娶吳氏歸寓本宗未有後裔回欲輟一子為府君孫而疑未决歳時祀府君於先君之旁悽悷惻愴無時不夢見焉昔陳後山之父有弟四人兩叔父之墓後山銘之謹援此比為叔父八府君墓誌銘以舒無窮之思以為後人世世勿忘之地　銘曰人子有父兮瘁瘴鄉挈其骨歸兮萬里行茲德不報兮神其我哉人父有子兮幼孤愚食教一紀兮飫詩書茲德不報兮神其我逋伉寡困顛兮子無子天高夢夢兮昧茲理我欲報德兮鐫此銘記

叔父九貢元墓誌銘

先祖自徽州歙縣小溝遷居郡城生五男子既畢婚取古者父子同宮異室之義析四宅于外惟叔父九貢元侍祖居曰大街宅先君曰經幹宅七叔父曰北市宅八叔父曰上路宅十叔父曰南市宅回生之三歲而先君卒明年歸自封州實紹定三年庚寅四月二十九日也叔父收回同所生母育之家是為先祖故居回命薄福单天降之酷弗自殞滅移禍于我叔父明年辛卯四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僅四十三於是回煢寡靡依頼七叔父取而撫養如叔父之志以訖成人蓋不特回之孫苦間關飄離轉徙厄於賦分者為可歎而方氏一門自

先君茹冤埋恨之後惟叔父望聳一時寒緒所覬以復
興者此耳造物乃擇其尤良而亟仆之此則重可嘆也
叔父諱琛字元獻以淳熙十六年己酉十一月十三日
生嘉定九年丙子以詩經中鄉貢進士選廣額大鼻脩
幹偉容冠服整潔步止嫻雅言行中規矩喜藏名書古
帖事二親下氣柔聲順志承意最居者寓者仕者凡知
名士皆造門納交張鄘居卿方岳巨山楊思誠元謹最
相厚所謂晉宋間人如氷壺玉樹出風塵表者先君廣
西之辱如行都仲雩士大夫傾倒延款先君一蹶不自
望振起猶以館閣搢紳期難弟豈謂中枅乃止此哉得

疾不過數日叔母李氏之兄工調傷寒適留太醫學至則無及矣時一子逢年始八歲叔母守志訓育樹立初先祖治生如胡籍溪陸象山家門設藥肆叔父俾叔母之弟司之久多羽化淳祐元年辛丑七月市火其人夜抱簿扃鑰而去明日以無子遺告蓋所焚者皆虛器也實已往矣寡泣孤號廹姻誼匃閭捐衣珥易瓦木粗障風雨叔母臥土庫中感濕疾四年甲辰夏卒年六十合叔父柩葬於城北七里碁鄉之原逢年後改名有年字良遇登仕郎兩浙江東漕貢兩請進士復以詩經鳴尋補廸功郎權知淳安縣娶楊氏江山縣丞之女即叔父

之友思誠者今遂定居與楊之居合而祖居之再創者
又兩燬於火析其地以為債户彭城陳師道銘叔父有
舊比刔回受叔父不肯恩宜銘　銘曰紹丑之亡折吾
家之梁有植其柏兮復昂紹卯之委仆吾家之柱有蔚
其松兮復翥上宇下址兮堂再隆二者之相兮亢子宗
駟玉虬兮叫帝聰雲復仍兮來冘冘

先兄百三貢元墓誌銘

徽郡貢擢詩經自慶元元年乙卯始由先君有請於禮
部也而先君首中是選故徽之言詩學者自歙邑方氏
始先君旣入學登名嘉定九年丙子先叔父先貢元琛

後中是選至寶祐三年再見乙卯而先兄百三貢元𡨚
又中是選是經是選前乙卯以方氏創之後乙卯造物
者仍以畀之方氏回意天將昌大方氏之門兄必擢高
第無疑而乃不然至咸淳九年癸酉兄年五十六矣病
頭風眩楚四月旦日卒一科名得失不足計而兄平生
於家事有難處者可悲也兄先名澤民後以慕秋崖先
生岳改今名字崇德季父玠字元純以為後姿清俊眉
目明秀潔齒踈髯工記問善談笑季父初為兄娶俞氏
女未成婚死如户部訟聘財時淳祐元年辛丑七月郡
大火先祖舊居與季父之居皆燼季父歸而營新宇未

竟省疾於元善叔父家回時見兄踉蹡號泣報季父曰繼母適躍入于井矣季父奔還拯之出雖幸不死而非常之訟興蓋季父先娶李氏再娶汪氏汪氏先嫁宗室有婦容稍貴倨不習庖事季父先有二妾內懷恚妬每煮餅調羹請主母親臨竈釜為之知非所長則諄以謗季父惑焉故主母怨憤自沉其弟騰實字茂之為士人年妙氣銳告之郡謂季父溺愛二妾迫殺主母逮赴有司季父乞離妻騰實乞罪竄二妾久之中表調胹二妾免罪勒嫁主母復合如故然汪氏自是心恙如癡矣季父嫁一妾潛以其愛者納諸家愈益擅事僭上如正室

呼之曰陳大娘兄所娶亦汪氏處父母主妾之間無違言如是者十五年而陳大娘卒兄始請鄉薦回以為妖往祥来而季父別有一妾端喜頗愿生女二人曰冬妹曰社姑又有一妾至陋而悍生男曰德老生男之妾欺生女之妾晝夜競詈凌尊虐幼市㕑隣惡兄于家一日不能安連謀書塾轉從回自兄下省之年游學四方至景定三年壬戌塵忝假道上冢與兄復會始知其詳五年甲子回自隨州教辟江東倉幹聞兄繼母及妻皆卒已再娶某氏生子填孫明年咸淳初元乙丑春正月季父卒年七十四二妹未行男德老年甫十二季父遺言

以社姑為兒之子於是事菆力孫喪嫁迨貲力乏又五年庚午所居復厄于火又三年遂不起顧兄雖丁家事之難處所不堪然未嘗不怡愉自得早不能飲涓滴晚乃不可一日無酒幼時背誦經史如流不好弄垂老乃如淳于善謔授徒積久門弟子所至皆是延致飲席徵言詼諧衆無不哄堂絕倒其胸中明爽不停藏一絲毫事宜上壽而僅只此何耶兄之卒回始改官尋奉祠家居秋九月送兄葬于問政山汪家邨季父之墓傍子男二人填孫禺孫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二十五日李銓以徽州歸附夏五月其子漢英同李世達為變而適

郡被禍慘甚羣佃奴起為盜屠貴官富户無算城空月
餘生草及簷兄之家逃避邨落雖脫兵厄而端憙德老
夙孫皆驚病相繼歿冬妹嫁廸功郎歙縣主學史寅午
社姑嫁柯繼祖亦先下世舊居土庫藏書籍什器羣盜
不逞發而據之官府尋據以為平準庫僅存者孫妻寡
子回近歸為填孫冠借屋與居矣是誌是銘非敢曰文
亦姑以紀吾方氏一房之存歿云爾　銘曰嘉申賓酉
先君何辜讒仆誣蹶三十二年兄試鄉闈捷名再揭逮
景戊春不肖力戰家趾稍刷曾幾何時兄病岑岑蘭摧
玉折鴈行兩貢惟良遇存髯于對雪解郡即家門衰户

凉銘此心咽

桐江集卷八終